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俄羅斯的亞太政策及其可能扮演的角色

doi:10.30390/ISC.199512_34(12).0003

問題與研究, 34(12), 1995

Wenti Yu Yanjiu, 34(12), 1995

作者/Author：畢英賢

頁數/Page：24-3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5/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12_34\(12\).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12_34(12).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俄羅斯的亞太政策 及其可能扮演的角色

畢英賢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兼國際共黨組召集人)

壹、前言

兩個因素使莫斯科逐漸改變對亞太地區的政策：一是亞洲地區經濟發展的活力，一是俄羅斯內部的變化以及因蘇聯解體所形成的、新的政治地理。

早在十九世紀，就有一些學者預測，亞洲太平洋將成為未來的世界中心。例如：馬克斯曾寫道，在國際關係中，太平洋將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就像當時的大西洋，以及中世紀的地中海；^①約在一百年前，美國的海約翰（John Hay）曾說，太平洋是未來的海洋；近年來，美國一些決策和學者們認為，美國政策重心將從歐洲和大西洋，轉向亞洲和太平洋。^②廣泛言之，亞太地區包含四十多個國家，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和巨大經濟潛力。最近數十年來，亞太地區的快速經濟發展，已成為把世界經濟中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三世紀之前，俄羅斯開始「走向太陽」（to go against the sun），也就是向西伯利亞、太平洋拓展。^③因此，俄羅斯以「歐亞大國」自居，也是惟一能夠把其力量與影響力向歐洲及亞洲大陸投射的國家。但是，冷戰期中，蘇聯因為與美國對抗，而使這個「歐亞大國觀念」模糊。在蘇聯的最後幾年內，莫斯科當局已重新注意到對亞太地區的關係。戈巴契夫（M. Gorbachev）先後就蘇聯亞太政策發表了一系列講辭與聲明。

一九九一年底，蘇聯解體，俄羅斯在國際政治上成為前蘇聯的繼承國。在俄羅斯獨立之初，其對外政策向西方傾斜，以美國為重心。這一政策不久引起俄羅斯朝野對外政策的大辯論。在辯論的過程中，俄羅斯的對外政策也在逐漸調整。最大的轉變之一是，俄羅斯聯邦開始關切對東方國家的關係。同時，俄羅斯不斷重申其「歐亞大國」的地位，重新擬訂對亞太地區的政策，有意在亞太地區扮演一個較明顯的角色。

註① K. Marx, F. Engels, *Soch*, Vol. 7, p. 233, cited in B. F. Klyuchnikov, "Sovetskii Dal'nii Vostok Tikhookeanskou stoletii",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No. 3 (1988) p.6.

註② 例如, George Shults, "The Challenge Facing the U.S. and ASEAN," *Current Policy Serie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No. 597 (1984); Chalmers John, "East Asia: Living Dangerously", *Foreign Affairs*, Vol. 62, No. 3 (1983), pp. 721~745.

註③ B. F. Klyuchnikov, "Sovetskii Dal'nii vostok v 'tikh-okeanskom Stoletii'" (The Soviet Far East in the "Pacific Ocean Century"),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No. 3 (1988), p. 3.

貳、亞太政策的調整

俄羅斯重返國際舞台之初，基於政治與經濟的需求，在外交上實行向西方傾斜並以美國為其外交活動中心的方針。此時，莫斯科在政治上亟需西方大國承認其在國際政治中作為蘇聯繼承國應有的地位；在經濟上，試圖從西方取得鉅額援助以紓解其經濟危機並促進其經濟改革進程。這一政策雖然已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就，但也在俄羅斯菁英之間引起一場熱烈的辯論。

在辯論的過程中，各方言論大致可歸納為三大類：歐洲大西洋派；歐亞派；大俄羅斯帝國主義派。^④歐洲大西洋派認為，在民主化、非意識形態化、非全球化及非軍事化標誌下，俄羅斯應與西方相聯接，成為西方平權的伙伴與「盟友」。歐亞派則反對向西方一面倒，而主張在西方與東方取向之間，創造一條平衡的、綜合的特殊道路。大俄羅斯帝國主義派主張，在國內，在獨立國協的框架內，組成一個以俄羅斯為首的統一國家；在外交上，堅決地與西方國家在政治與精神領域劃清界線。他們指出，西方曾在「賣國者戈巴契夫等人」的協助下，消滅了蘇聯，現在西方通過葉爾欽等，試圖使俄羅斯聯邦解體。^⑤

經過一年多的對外政策辯論，俄羅斯正式公布了「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概念」。^⑥按照該文件，俄羅斯對外政策的主要原則包括：堅持國家利益，並為復興俄羅斯而創造外部的有利條件。俄羅斯總統在一九九四年國情咨文中，強調俄羅斯的「大國」地位；並表示，俄羅斯在對外政策上，不再對西方作片面讓步。^⑦

實際上，在國際情勢變遷和國內學術言論與社會輿論的影響下，早在一九九二年下半年，俄羅斯政府已開始逐步調整其對東方的政策。葉爾欽在一九九二年底與一九九三年初，先後訪問了南韓、中共及印度等三個亞洲國家。易言之，俄羅斯新亞太政策的架構大約在這段時間內形成。此時，俄羅斯在加入亞太地區，和適應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國際法現實上已具備一些先決條件。這些條件包括：俄羅斯已經放棄彌賽亞共產主義思想和擴張主義；有相當大的軍事力量，作為地域穩定性的重大因素和對外政策的有效手段；擁有至今尚未被充分利用的經濟與科技潛力；與亞太地區的很多國家已建立或改善了關係，積累了一些進一步發展對亞太地區關係的有利因素。^⑧

顯然，俄羅斯不願意以次要角色走上亞太地區的國際舞台，而是要成為確保俄羅斯在亞太地區多中心國際關係體系中的獨立角色。葉爾欽曾說，在確定俄羅斯和世界的相互關係時，應考慮其獨一無二的歐亞國家地位。^⑨俄羅斯已決定，利用一切新的契機來發展與亞太地區國家的合作關係，尤其是與東北亞國家。

註④ Kh. Timmerman, "Vneshnaya politika Rossii: poiki novoi identichnosti", MEMO, No. 3 (1994), pp. 18~26.

註⑤ 同前註，頁二〇。

註⑥ "Kontseptsii vneshnei politiki RF", *Diplomaticeskii vestnik* (MID), (Spetsialnyi vypusk), Jan., 1993.

註⑦ *Rossiiskie vesti*, Feb. 25, 1994, p. 2.

註⑧ 同註⑥，頁十六。

註⑨ *Diplomaticeskii vestnik*, No. 5-6 (1994), p. 16.

東西平衡的對外關係不僅是俄羅斯近程（至二十世紀底之前）的，而且將是遠程的對外政策。其主要方針之一就是，發展同亞太所有國家的關係，尊重各國在不同處境中所選擇的、最合適的政治形式。就政治意義言，在亞太地區中，俄羅斯特別重視對美國、中共和日本的關係。從俄羅斯目前所處的地緣政治情勢看，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和遠東，在俄羅斯未來經濟發展和外交活動中所處地位愈益重要。但是，俄羅斯學者們覺得，這個地區也是俄羅斯安全體系中最脆弱的部分。其原因是：該地區距離中央遙遠，且缺乏適當的運輸與交通的基本設施；來自人口稠密的中國、北韓、南韓與日本的人口壓力；地區經濟發展落後，與當今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為鄰。^⑩因此，他們覺得，莫斯科當局必須儘快制訂長程計畫，一方面使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與俄羅斯整體經濟相統合，另一方面使其與亞太地區的鄰國和伙伴相整合，否則後果堪慮。^⑩

叁、加入區域經濟整合

事實上，俄羅斯爲了加強與亞太國家的經濟整合，以達成加入亞太經濟體的遠程目標，已開展了三個方面的活動。第一，吸引外資開發俄羅斯的遠東地區；第二，同個別國家發展雙邊貿易關係；第三，謀求建立區域經濟合作機制。

在冷戰期間，前蘇聯經濟政策的方針之一是，建立一個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國民經濟。經濟發展中的對外經濟因素未曾加以有效地運用。因此，莫斯科對世界經濟的參與極爲有限，與其地緣政治角色極不相稱。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作爲一個遠東的大國，才緩緩地加入亞太地區的經濟互動。近數十年來，亞太地區的經濟維持高速度的穩定成長，在八十年代初期，太平洋盆地已成爲世界經濟的新「勢力中心」。例如，一九六〇年時，太平洋盆地的國內生產毛額只有大西洋國家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三十八·五；一九八二年時升高到百分之五十七·一；一九九〇年代初，亞太地區各國國內生產毛額已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五十五。^⑪據估計，至公元二〇〇〇年時，東亞在全球國民生產毛額中將占四分之一；下個世紀初，世界經濟將由三大經濟集團所主宰，即：北美、東亞與歐洲。^⑫相反的，前蘇聯與現在的俄羅斯的經濟卻不斷惡化。近來，莫斯科當局已經體會到，任何國家，無論多麼巨大、其資源多麼豐富，單獨發展自己的經濟是不會有多大效率的。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曾寄望西方慨予援助和大量投資，但是由於俄羅斯本身條件不足，^⑬結果實際所獲不多。於是，俄羅斯開始向東方探索。葉爾欽在訪問南韓時

註⑩ “Russia's Interests in Northeast Asia and the Prospects for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NEA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s Far East”, *Far Eastern Affairs*, No. 3 (1995), p. 44.

註⑪ 同前註。

註⑫ P. Mozias, “Varianty razvitiya ekonomicheskoi situatsii v ATR”,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No. 1 (1994), p. 4.

註⑬ 同註⑩，頁十四。

註⑭ 西方給予俄羅斯的貸款條件是：政府預算赤字不超過GDP的百分之五；通貨膨脹率不超過兩位數。俄羅斯在最近數年內，皆未達到這些標準。此外，俄羅斯市場的投資可靠程度，在世界各國中排名第一四九名。

，曾強調南韓參加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的重要性。在日本訪問時，他表示，希望日本成爲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經濟伙伴」。當時，雙方簽署了「經濟宣言」，^⑮試圖加強彼此經濟關係。日本承諾，協助俄羅斯加入國際經濟組織。俄羅斯本身也制訂了開放遠東的經濟政策，將東太平洋沿岸的堪察加（Kamchatka）、納霍德卡（Nakhodka）及庫頁島（Sakhaalin）開闢爲「自由經濟」區，以吸引外來投資。

當亞洲各國以貿易帶動經濟繁榮之際，俄羅斯的對外貿易則欲振乏力。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外貿集中在東北亞，在東南亞則出現明顯的落差，在紐西蘭與澳洲則更少。一九九三年內，中共與俄羅斯貿易總額達七十七億美元（爲俄羅斯第二大外貿伙伴，僅在德國之後）；日本與俄羅斯貿易總額爲三十三億美元；與南韓爲六億九千萬美元；與中華民國爲五億五千萬美元。^⑯新加坡和泰國是俄羅斯在東南亞最大的貿易伙伴，一九九二年俄羅斯與前者的貿易總額爲五億四千八百萬美元，後者爲四億三千四百萬美元；其餘馬來西亞、印尼及菲律賓，加起來只有二億六千一百萬美元；澳、紐皆不超過一億美元。^⑰

俄羅斯遠東經濟區^⑱是俄羅斯天然資源最豐的地區之一，也是俄羅斯與亞太地區經濟合作最有前途的地區。就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經濟發展而言，與亞太地區的經濟連繫極爲重要。因爲：第一，俄羅斯遠東地區距俄羅斯工業中心地帶遙遠，與亞太地區若干快速發展中的國家則較靠近。因此，俄羅斯遠東與亞太地區，尤其是與東北亞之間的經濟關係，較之其與俄羅斯其他地區的經濟關係，更具吸引力。第二，俄羅斯遠東的經濟與國內經濟的連繫，係通過部門間的交換，而不是彼此合作生產相關的技術產品。第三，俄羅斯遠東的生產與消費型態與一些亞太地區國家通常是互補的。^⑲一九九二年以來，俄遠東經濟區在決定產品類別上已享有較大的獨立性；其對外貿易的限制已獲解除。這些新條件使俄遠東經濟區能夠與亞太地區國家建立直接接觸。這些變化一方面有利於俄羅斯遠東區與亞太地區經濟相互連繫、進行商品、資本及勞力的自由交換。另一方面，使俄羅斯中央掌控遠東經濟進程的權力遭到明顯的削弱，並在俄羅斯遠東的地區領袖們中間助長了分裂主義傾向。^⑳

俄羅斯爲了發展在亞太地區的經濟關係，近年來與亞洲國家簽訂了一系列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俄羅斯與亞太國家的貿易整體上已明顯增加，對個別國家則有起落現象。不過，俄羅斯若要成爲亞太地區受人重視的經濟大國，必須先擺脫原料出口國的

註⑮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二年十月四日，版六。

註⑯ *Rossiskii statisticheskii ezhegodnik, 1994* (Moscow: Goskomstat, 1994), p. 434.

註⑰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Washington D. C.: IMF, September, 1993), p. 131; Cited in Charles E. Ziegler, *Russia in the Asian Pacific*, *Asian Survey*, No. 6 (1994), pp. 539~540.

註⑱ 蘇聯時期，全國劃分爲十九個經濟區，俄羅斯聯邦分爲十個經濟區，遠東經濟區是其中之一，包括濱海地區（Primorsk Krai），哈巴羅夫斯克邊區（Khabarovsk Krai），阿穆爾省（Amur Oblast），堪察加省（Kamchatka Oblast），馬加丹省（Magadan Oblast），薩哈林省（Sakhalin Oblast），雅庫特自治共和國（現改爲薩哈共和國—Republic of Sakha）。按照前蘇聯的專業分工，遠東經濟區專門從事漁業、林業、採礦業，農業以供應區內需要爲主。

註⑲ 同註⑱，頁二三。

註⑳ 同前註，頁二四。

處境。目前，俄羅斯的經濟政策似乎在鼓勵立即致富，因此大量利用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煤、石油、天然氣、木材、黃金、鑽石等自然資源，以換取外匯。相反的，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動力奠基在人力資源、技術、增值生產、金融、及服務行業等之上。在俄羅斯，尤其是其遠東地區，這些部門並不發達。毫無疑問，自然資源是俄羅斯未來經濟發展上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如果長期依賴原料出口，其經濟落後的情況難以改善。

近年來，亞太地區正出現經濟整合傾向，其中最突出的是「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成立於一九八九年；近來，也有人主張建立「自由貿易區」，^①但是困難重重，不易組成。因此，俄羅斯建議建立一個「包括亞洲東北部及整個太平洋北部在內的地區經濟合作區」，自然也沒有實際意義。不過，在可預見的將來，東北亞組織一個次經濟合作區的可能性較大。就整個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趨勢看，其特點將是：經濟合作的形式多樣化、開放性的次區域主義、利益的結合，但不易形成組織完備的統合經濟體。

目前，有關跨國開發俄羅斯遠東的大型計畫包括：圖們江三角洲發展計畫、雅庫特天然資源開發計畫、庫頁島大陸棚天然氣資源開發計畫、以及西伯利亞和遠東木材資源開發計畫等。^②

除了日本外，其餘亞太國家在與俄羅斯發展經貿關係上，已不存在重大的政治障礙；但是，俄羅斯國內的政經情勢如不能及早趨於穩定，其對亞太地區拓展經貿關係的潛力難以發揮，自然在整個亞太經濟發展中，也不可能扮演較重要的角色。

肆、籌組區域安全機制

冷戰結束與蘇聯解體後，全球已形成多極化。亞太地區的格局也已發生極大的變化。俄羅斯在亞太地區雖然繼承了前蘇聯地位，但在戰略格局中已逐步喪失前蘇聯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地緣政治的變化增加了俄羅斯對亞太地區的依賴性。在新的戰略佈局中，俄羅斯「重新走向東方」，為確保其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自然必須有一套新的作法。概括言之：全面恢復和發展與亞太各國的關係；維持和鞏固在該地區的相應軍事潛力；積極推動和建立區域安全體系；積極加強對外經濟連繫，加入地區多邊經濟合作。^③

近年來，俄羅斯同南韓、中共、印度及東南亞國協諸國就區域安全進行了廣泛的對話。俄羅斯官方認為，亞太地區的前途在於主要國家的合作與互助，而不是強烈競賽。他們認為，亞太地區仍存在冷戰所遺留下的潛在緊張，以及一些新的問題所引起

註① Paul Bustein, "Pacific Nations, Draft Plan for Trade Colossu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 28, 1994, pp. 1, 5.

註② I. Korkunov, "O proekte svobodnoy ekonomicheskoy Zony 'Tumentyan' na territorii Rossii, Kitaya i KNDR," *Problema Dal'nego Vostoka*, No. 3 (1994), pp. 13~17.

註③ Andrei Kozyrev, *Preobrazhenie* (Moskva: Mezhdanarodnye otnosheniya, 1995), pp. 237~246.

的緊張，諸如海底資源及若干邊界問題。如果各國不能共同解決這些問題，可能成爲區域衝突的嚴重根源。^②因此，俄羅斯提出了建構「安全共同體」的建議。

早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葉爾欽訪問南韓對南韓國會發表演說時，建議建立一個「全亞太地區多邊談判機制」，並就東北亞安全問題舉行專家磋商，作爲多邊協商的第一步。他認爲，這個多邊談判機制（或稱之爲「多國安全機構」）討論的主要問題應包括：關於不擴散核子武器問題；建立「調解危機機制」，以防止軍事緊張升高；成立「亞太地區戰略研究中心」，分析亞太各國的軍事預算和軍事思想。同時，他正式表示，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正從以西歐、美國爲優先，向亞太地區轉移。另一方面，俄羅斯已片面採取一系列措施，以裁減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實力；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中近程飛彈已全部銷毀，正在銷除該地區的戰術核子武器；太平洋艦隊的實力已經大幅裁減。^③

大約從此時開始，俄羅斯對亞太地區的政策重點已逐漸顯現，其中包括：一、重視地緣政治對俄羅斯安全的影響，確立其歐亞大國的地位，強調其在亞太地區的政治角色；二、倡導並積極推動成立集體安全機制，以配合俄羅斯國防裁軍政策和以防衛思想爲基礎的新軍事準則；三、均衡地發展同各重要國家的關係，維持亞太地區和次地區的權力平衡，以配合俄羅斯整體外交活動與國家安全構想；四、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和技術的擴張，降低和消除亞太地區的潛在軍事緊張，特別是朝鮮半島的軍事熱點，以確保其周邊的穩定和安全；五、成爲亞太地區的「正式成員」，參與該地區的政治與經濟進程。

在有關亞太地區安全上，俄羅斯各項倡議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亞太地區的「國際制度」，該制度的基礎是，各有關國家都願意接受下列規範和原則：以談判解決一切爭端、武力只用於自衛、舉行定期接觸以解決區域安全問題、國家間利益衝突時其行爲應自我抑制。俄羅斯學者認爲，東北亞如果能先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則可成爲亞太地區安全結構的核心。他們相信，就當前的國際條件看，這個目標是非常切合實際的，也是可以落實的。^④俄羅斯外交部長表示，建立亞洲獨特形式的「安全共同體」是一個長期的取向。在這方面，可以考慮其他地區（如歐洲）的經驗，但是必須沿亞洲自己的道路前進。^⑤他所提出的具體建議與葉爾欽在南韓時所提出的大致相同。

俄羅斯方面認爲，爲鞏固亞太地區的安全，目前亞太主要國家優先合作的方向應該包括：^⑥

一、朝鮮半島的穩定與和平統一：只有南、北韓人民自己能夠解決民族和解與統

註② 同前註，頁二四五。

註③ *Russiiskie vesti*, Dec. 21, 1992, p. 10.

註④ M. Titarenoko, B. Kulik, "veeshnaya politika Rossii: Dalinevostochniy vektor",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No. 1 (1993), p. 21.

註⑤ 同註③，頁二四五。

註⑥ 同註⑤，頁二二。

一問題，其他有關國家只能在南、北韓協商籌備階段中，扮演保證人角色。

二、在安全領域內，推動相互信任措施：目前，亞太區域內尚不存在推動區域安全合作的組織或論壇，因此各主要國家宜形成區域軍事活動規範，例如，各自公布自己的國防預算，發表自己的軍事思想與戰略。這些作為將是推動國家間相互信任的最重要措施。在建立東北亞安全機制之先，各國國防部負責人員可進行會晤，交換情報並討論武力發展計畫；並討論，如何防止鄰國間駐軍地區的意外事件。

三、防止大批殺傷武器擴散：凡是可以製造大批殺傷工具的技術，宜管制和限制其轉移，並防止核子武器擴散。如果區域內核子大國能達成協議，終止一切核武試爆，則對區域安全將大有俾益。

早在一九六九年，蘇聯共黨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 I. Brezhnev）曾正式提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構想，當時正值中蘇共關係惡化，中共視之為包圍中國大陸戰略的一環，自然不予贊同；美國與日本也缺乏興趣。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成為蘇聯政治領袖後，曾一再重提此一構想。他建議組織亞太地區的談判機制，提出「全亞洲論壇」、「太平洋會議」等概念。但是，積極回應的國家也不多。

現在，亞太的國際背景已經有了重大改變，然而要建立一個亞太地區的集體安全體系不僅依然困難，而且其進程必然會非常曲折緩慢。不過，追求安全是各國人民的共同志業。可以相信，葉爾欽和布里茲涅夫的集體概念，至少在動機和戰略目標上有所不同。從俄羅斯的「對外政策概念」與新「軍事思想」看，俄羅斯政府所提出的集體安全概念或安全共同體概念應當包含更多的善意。這個理想的實踐也許依然很困難，但並非不可能。

伍、成爲歐亞大國、作東西橋樑

俄羅斯是一個歐洲國家，也是一個亞洲國家。近年來，這一觀念在俄羅斯境內頗受學界與政界人士重視。因此，使俄羅斯成爲一個「歐亞大國」已成爲俄羅斯在內政與外交上追求的目標。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亞洲成分」相對提高，例如：俄羅斯領土的百分之八十在亞洲；其國界線百分之七十在亞洲；絕大部分的天然資料在亞洲；^⑨俄羅斯在亞洲的土地面積達一千二百萬平方公里。因此，在俄羅斯當前的格局中，亞洲地區在其國家命運、國防安全、經濟發展與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在不斷上升。由於波羅的海和黑海的大部分河港已經失去，俄羅斯遠東海岸的戰略意義也已增加。

歷史上，俄羅斯一向同時兼顧東方與西方。正如科濟列夫所說，「俄羅斯雙頭鷹」（國徽）就意味著，同時面對東方和西方，而不是只顧一方面。進一步而言，俄羅斯的西方，在東方到達盡頭；東方的盡頭則在西方。最明顯的是，美國與加拿大是西方國家，也是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東方鄰國和重要的伙伴。^⑩在蘇聯時期，莫斯科與

註^⑨ K. Brutents, "Rossiya i vostok", *Mezhdunarodnaya Zhuzni*, No. 12 (1993), p. 41.

註^⑩ A. Kozyrev, *op. cit.*, p. 237.

亞太地區疏遠。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一陣短暫的猶疑之後，又「重新走向東方」。按照俄羅斯學者的看法，俄羅斯一旦成為「歐亞大國」，對亞太地區至少有兩項貢獻或影響。

一、維持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亞太地區正經歷著權力平衡解體的過程，如果沒有俄羅斯的參與，亞太地區的戰略穩定性將難以維持。近年來，俄羅斯在遠東與西伯利亞地區的武裝力量已經大量削減（參見表一），俄羅斯學者認為，如果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繼續大幅縮減，可能使中共、美國及日本軍事活動的敏感性強化，並提高他們之間的矛盾性，進而增加該地區情勢的不穩定性。因為，中共、美國、日本之間依然存在一些矛盾因素，例如：日本與美國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經濟競爭；中共

表一：至2010年時亞太地區軍力對比

項 目	1980年	1995年	2010年（預估）
中共			
地面部隊（師）	129	88	70~75
作戰飛機	6100	4970	3000
主要水面戰艦	29	55	60~70
潛水艇	98	48	50~60
日本			
地面部隊（師）	13	13	12
作戰飛機	504	440	600
主要水面戰艦	48	62	70
潛水艇	14	17	25
美國			
地面部隊（師）	4	<3	1~2
作戰飛機	（不詳）	850	500
主要水面戰艦	99	68	50~60
潛水艇	24	32	<20
俄羅斯			
地面部隊（師）	46	34	15~20
作戰飛機	1300	965	400~500
主要水面戰艦	80	50	40
潛水艇	80	35	<20

資料來源：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Vol. 7, No. 5, 1995, p. 223.

說明：俄羅斯在亞洲有三個軍區，即：西伯利亞軍區、外貝加爾軍區、遠東軍區，和太平洋艦隊。

與美國之間在台灣問題上，經常發生摩擦。^①

二、作為聯接東方與西方的橋樑：俄羅斯人不認為俄羅斯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緩衝地帶，而是這兩種文明的聯接環節，兩種文明接觸的基地。在這兩種文明接觸的過程中，兩大洲的各民族可豐富自己的精神財產。^②

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截然不同，自然也產生不少衝突。在未來的發展中，亞太地區應能夠，而且必須克服東、西文明的衝突，使這兩種文明相互影響、相互助益，而趨於綜合。在這個基礎上，逐漸形成新型的文明，形成一個歐亞的和平與安全空間。俄羅斯遠東研究所所長狄托連科（M. Titarinko）說：「她（俄羅斯）不會辜負自己的歷史使命，作東方與西方各民族相互諒解和相互合作的橋樑，作東、西文明新思想的產生器，作人類進步的柱石之一。」^③不過，他認為，俄羅斯也應促進其亞洲部分的進步。俄羅斯西伯利亞與遠東是亞太全地區的重大後備力量和希望。發展這一地區就是加入亞太地區整體發展；俄羅斯也可把威脅四鄰的北極熊形象，改變為伙伴和好鄰居的形象。^④

從這個角度看，俄羅斯積極發展對亞太地區的關係，不應該視為其對西方關係的弱化。俄羅斯執行不同面向的對外政策將可促進這兩個方面的關係同時改善；易言之，俄羅斯發展對東方關係時，將可促進其對西方關係，同時更能發揮其東方與西方間的橋樑作用。早在一九八八年，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也曾表示過，他們的國家願意做兩大洲之間經濟的、文化的與人道方面的可靠橋樑。^⑤

蘇聯解體後，葉爾欽亦多次提出俄羅斯願作東、西橋樑的說法。不過，也有部分人士提出反駁，認為現代交通與資訊極為發達，以俄羅斯作為東、西橋樑的角色已經沒有多大意義。就地理位置言，俄羅斯橫跨歐洲與亞洲，確實有成為歐、亞橋樑的客觀條件；但是能否成為東、西兩大文明橋樑，端視俄羅斯朝野的主觀的意願與行為。

陸、結 論

俄羅斯的亞太政策大體上已經形成，其所欲扮演的角色也已確立，但是由於國內的政治不安與經濟衰弱，而難以全力推行。在經濟上，由於俄羅斯遠東地區和西伯利亞擁有豐富的資源，與亞太地區國家發展經、貿關係將比較容易，互補性也相當高。目前，俄羅斯對亞太國家仍以輸出原料、燃料及軍備等為主，因此在短期內不會有較快的成長。相反的，近年來在軍售方面反有下降之勢。^⑥不過，由於俄羅斯擁有豐富

註① M. Titarenko, B. Kulik, "Vneshnaya politika Rossii; Dalnevostochnii vektok",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No. 1 (1993), pp. 20~21.

註② *Ibid.*, p. 19.

註③ M. Titarinko, *Rossiya i Vostochnaya Azuya*, (Moskva: Kuchkovo, 1994), p. 118.

註④ *Ibid.*, p. 29.

註⑤ M. Gorbachev, "Mezhdunarodnaya vstrecha vo Vladivostoke",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No.1 (1989), p. 3.

註⑥ 例如，一九九一年軍售總值達六十九億五千九百萬美元，占世界傳統軍火出口總值的百分之二二·七一；至一九九四年已降為十七億美元，占百分之八·三三。參見 *Finansovye Izvestiya*, Aug. 22, 1995, p. VII.

的天然資源和先進科技，遲早將成爲亞太經濟體的重要成員之一。

在政治方面，俄羅斯與北韓已斷絕舊有的軍事關係，不但降低了經濟負擔，也消除了政治冒險；因爲，北韓行徑至今依然難測。俄羅斯與南韓建交以來，其對漢城關係顯然較其對平壤關係親密。另一方面，俄羅斯與中共關係已大幅改善，正向「建設性伙伴關係」邁進。不過，對日本政治關係依然是一個僵局。兩者之間由於「北方四島」問題，彼此關係殊難改善。此一問題在短期依然不易獲得解決。因此簽訂「和平條約」仍然遥遥無期。這是俄羅斯亞太政策中的最大挑戰之一。日俄關係不改善，俄羅斯很難在東北亞區域政治中扮演較重要的角色，當然進入整個亞太地區更加困難。

關於建立亞太安全體系問題，美國目前不僅不再反對，而且已提出類似的倡議。無可否認，作爲亞太地區軍事大國之一，俄羅斯不斷地提出有關集體安全的倡議，必然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催生作用。如果俄羅斯境內政治趨向穩定，經濟逐漸復甦、遠東與西伯利亞開發獲一定程度的成就，則俄羅斯自然可能成爲一個名副其實的「歐亞大國」，作東、西方的橋樑，在推動亞太集體安全事務上將具有較大的影響。屆時，俄羅斯將可落實其亞太政策，對該地區各方面的發展將提供積極的貢獻。

*

*

*